

新 文 化 叢 書

歐 洲 政 治 思 想 小 史

高 一 涵 編

若 瑾 四 週 歲 紀 念

林 復 信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新 文 化 叢 書

歐洲政治思想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書 章

編

通

高

若瑾
四週
歲紀念

林復信
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民國九年十月五日印刷
民國九年十月五日發行
民國十二年八月五版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全一冊

定價銀五角

編著者 高一涵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邵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一
	政治思想與歷史的關係	一
	政治思想的方法	八
	政治思想與事實的關係	一二
	結論	一八
第二章	城市國家時代	二一
一	希臘政治情形	二一
二	希臘思想狀況	二四

三．柏拉圖 (Plato)	二六
四．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三三
五．希臘末年政治思想	四二
第三章 政教衝突時代	四七
一．教權興盛時代的學說	四七
二．教權衰弱時代的學說	五〇
第四章 契約論派	五五
一．政府契約說	五六
二．社會契約說	五九
霍布思 (Hobbes)	五九
洛克 (John Locke)	六四

盧梭(Rousseau)	六九
三家學說的比較和批評	七五
第五章 歷史派	八五
一. 孟德斯鳩(Montesquieu)	八五
二. 梅因(S. H. Maine)	九〇
第六章 樂利主義派	九三
一. 邊沁(Bentham)	九五
二. 密爾(John Stuart Mill)	一〇一
第七章 進化論派	一一三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一二四
第八章 社會主義派	一二五

一.	社會主義發生的原因	一二五
二.	聖西門(Saint Simon)	一三五
三.	歐文(Owen)	一四〇
四.	福利埃(Fourier)	一四四
五.	布朗(Louis Blanc)	一四九
六.	拉塞爾(Lassalle)	一五六
七.	馬克思(Karl Marx)	一六〇
	(A) 唯物史觀	一六三
	(B) 贏餘價值	一六九
	(C) 階級戰爭	一七六
八.	柏恩士敦(Bernstein)	一七八

九.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一八六
十. 同業社會主義 (Guild Socialism)	一九五
十一. 布爾札維主義 (Bolshevism)	二〇一
第九章 無政府主義派	二一一
一. 蒲魯東 (Proudhon)	二一四
二. 斯特拉 (Max Stirner)	二二〇
三. 巴枯寧 (Bakunin)	二二五
四. 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二二七



歐洲政治思想小史

高一涵編

第一章 緒論

政治思想本是爲應付政治環境發生的，故有一代的政治情形，必發生一代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有沒有價值，就看他對於當時政治情形能不能發生什麼影響。凡不根據當時政治情形而生出的純粹理想（Pure ideas）或純粹理論（Pure Reason）在政治上絕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不但沒有效果，並且照歷史家眼光看來，無論在什麼時代，絕不會有憑空結撰的純粹理想純粹理論發生；便是發生了，他絕不會存在的。

往時社會有機論家說：社會是有機體，生長進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唯物史觀家說：國家，教會，文學，藝術，科學，哲學，都是歷史的副產物，（By-Product）祇要經濟情勢變遷，別的東西也自然跟着進化。他把社會看作自然生長衰滅的，不要人工創造。這些物觀的思想家，大概多以為人類智識是從歷史積聚起來的，却忘記了人類智識是創造歷史的一種勢力。我們要知道社會歷史所以進化的原因，便不能丟開人類智識，單讓社會歷史自然生長進化去了。

現在時代的思潮是什麼？簡單說起來，可算是『人類中心』（Anthropocentric）新觀念盛行的時期。現代的思想，不像古代學者以人類為聽自然的擺佈的玩意兒，乃以人類為創造宇宙的中心點。因此社會和歷史都向人本主義（Humanism）和人類中心觀念一

條路上走來；因此便認智識是創造社會歷史的工具；因此便認社會爲適應人類需要而創設的器具；因此便認歷史一方面爲人類智識活動的結果，一方面爲人類建築將來世界的根基。

現在許多思想家都取一種『歷史的態度』(Genetic method)凡研究某種制度，如果要找出那種制度所以發生的原因，所以變遷進化的道理；那麼便不得不認定那種制度，是適應那時環境，救濟那時毛病，臨時假設的東西。自歷史家眼光看來，天地間沒有絕對不變的制度，沒有神聖不可犯侵的真理。某種制度，某種真理，都不過適應某種社會，某時某地的環境，發生出來的。這種『歷史的態度』一方面承認一切制度都是臨時假定的制度，不遵奉一種制度爲天經地義，致阻礙社會的進化；一方面承認一切制度都是針對當時情

勢發生的，使人容易明白一種制度絕不是包醫百病的神方，一種真理絕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

知道思想是適應時代特別環境發生的東西，當然不能承認世界上有什麼純粹理想純粹理論可以存在的道理。既不承認世界上有純粹理想純粹理論，那麼我們凡研究一種思想自然不能不尋找那種思想所以發生的背景。(Background) 要想找出思想發生的背景，當然不能不有歷史的知識。據我看來，歷史知識有兩個最重
要的益處：

(一) 知變。

(二) 明因。

什麼叫做知變呢？

大概政治史家第一件要緊的事就在研究古

今中外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沿革變遷的線索。譬如浩布思 (Tho-

mas Hobbes) 洛克 (John Locke) 盧梭 (Rousseau) 三個人同是主張

民約說的人，但是浩布思的民約說和洛克不同，洛克的民約說又和盧梭不同。又譬如同是一種代議制度，英國的代議制度和法國不同，法國的代議制度又和美國不同，便就英國一國說罷，從前的代議制度和現在又不一樣。從他們這些相同的地方和相異的地方找得一個沿革變遷的線索出來，便可知道政治思想政治制度都是適應一時一地環境假設的方法，鈔襲人家老死的法子來醫治活潑潑的社會，是一樁頂大的危險事體，這便是知變的用處。

什麼叫做明因呢？就是既已得到思想制度沿革變遷的線索，應該再進一步，研究所以變化的原因。譬如研究國家觀念，便要問：何

以中古的國家觀念與近古大不相同？近古的國家觀念又與現在

大不相同？又譬如研究十八世紀經濟史便要問：何以那時都主張

自由政策！研究近來的經濟史便要問：何以這時又都主張社會主

義？把這些原因搜求出來，知道有什麼原因，必有什麼結果；既然有

這種結果，又可預料到必然要生出別種原因。抽出因果公例，做我

們現在應付事情的指南鍼，這便是明因的用處。

凡稍微研究政治學的人，大概都知道『歷史是從前的政治，政治

是現在的歷史。』英國史家福禮門 I. A. Freeman 的話和『沒有政治學的歷史是爲

無果，沒有歷史的政治學是爲無根。』席黎 S. L. Seeley 的話這兩句話，由此可

見得歷史和政治關係的密切。

但是歷史的研究一點毛病也沒有嗎？這却不然。歷史的研究

也有種種的毛病：

(一) 搜求往事，最容易受歷史現象的拘束。

(二) 設沒有有系統的研究，所得的歷史知識都是零碎不相聯絡，不能貫通一氣的。

(三) 歷史是人類過去的經驗，由此得來的智識都是回顧的，不是向前的，最易於抱守舊的觀念。

(四) 歷史家多重掌故，拿陳例來對付新環境，一定要妨碍社會的進化。

以上幾種弊病大概都是研究歷史的人常常有的。何以常常有這幾種弊病呢？依我看來，這都是物觀的歷史壞處。現在人類中的新觀念，很足以救正這些毛病。救正的方法，便是不承認人類

智識是由歷史堆聚起來的，乃承認歷史的知識是由人類以智識尋找出來的；不承認歷史自身有進化的趨嚮，乃承認歷史的進化是由人類智識創造出來的；不承認歷史進化有自然的路徑，乃承認這種路徑是由人類智識節制，條理，指揮，引導，教他朝一定的方向走去的。這種人類中心的新觀念發生以後，那些物觀的『斷代爲史』的『食古不化』的『尋章摘句』的歷史家，都不得不在淘汰之列了！上邊所說的是歷史知識的重要，下邊再說一說政治思想的方法和思想與事實的關係。

大概太古人類，一切事體都照原來的風俗習慣遺傳做去，並不用什麼思想，做自己做事的方針。到了時勢變了，舊有的風俗習慣遺傳都不够用了，不得不發生疑問——研究舊有風俗習慣遺傳爲什麼